

# 安徒生童话故事集（第四卷）

## 蜗牛和玫瑰树

园子的四周是一圈榛子树丛，像一排篱笆。外面是田野和草地，有许多牛羊。园子的中间有一棵花繁的玫瑰树，树下有一只蜗牛，他体内有许多东西，那是他自己。

“等着，等轮到我吧！”他说道，“我不止开花，不止结榛子，或者说像牛羊一样只产奶，我要贡献更多的东西。”“我真是对您大抱希望呢，”玫瑰树说道。“我斗胆请教一下，您什么时候兑现呢？”

“我得慢慢来，”蜗牛说道。“您总是那么着急！着急是不能成事的。”

第二年蜗牛仍躺在玫瑰树下大体上同一个地方的太阳里。玫瑰树结了骨朵，绽出花朵，总是那么清爽，那么新鲜。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探出他的触角，接着又把触角缩了回去。

“什么东西看来都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什么进步！玫瑰树还在开他的玫瑰花，再没有什么新招了！”

夏天过去，秋天到来，玫瑰还在开花，结骨朵，一直到雪飘了下来，寒风呼啸，天气潮湿；玫瑰树垂向地面，蜗牛钻到地里。

接着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玫瑰又吐芽抽枝，蜗牛也爬了出来。

“现在您已经成了老玫瑰枝了，”他说道，“您大约快要了结生命了。您把你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世界，这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我没有时间考虑的问题。但很明显，您一点也没有为您的内在发展做过点什么。否则的话，您一定会另有作为的。您能否认吗？您很快便会变成光秃秃的枝子了！您明白我讲的吗？”

“您把我吓了一跳，”玫瑰树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不错，看来您从来不太费神思考问题！您是否曾经考虑过，您为什么开花，开花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另外一样呢！”

“没有！”玫瑰树说道。“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只能这样。太阳是那样暖和，空气是那样新鲜，我吸吮清澈的露珠和猛烈的雨水；我呼吸，我生活！泥土往我身体内注入一股力量，从上面涌来一股力量，我感到一阵幸福，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充分，因此我必须不断开花。那是我的生活，我只能这样！”

“您过的是一种很舒服的日子。”蜗牛说道。

“的确如此！我得到了一切！”玫瑰树说道；“但是您得到的更多！您是一位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生灵。您的秉赋极高，令世界吃惊。”

“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蜗牛说道。“世界与我不相干！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自身与我身体的事就够多的了。”

可是难道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吗！把我们能拿出

的——！是啊，我只做到了拿出玫瑰来！——可是您呢？您得到了那么多，您给了世界什么呢？您给它什么呢？”

“我给什么？我给什么！我朝它吐唾沫！它不中用，它和我没有关系。您去开您的玫瑰花去吧，您能干的就这么多了！让榛子树结它的榛子！让牛和羊产奶去吧！它们各有自己的群众，我的在我自身里！我缩进自己的身体里，呆在自己的躯壳里。世界与我没有关系！”

于是蜗牛就缩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带上了门。

“真是叫人伤心！”玫瑰树说道。“就算我特别愿意，我也无法把身子缩进去，我必须总是开花，总是开玫瑰花。花瓣落了，被风吹走！不过我却看见一位家庭主妇把一朵玫瑰花夹在赞美诗集里，我的另一朵玫瑰花被插在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的胸前，还有一朵被一个幸福地欢笑着的小孩子吻了一下。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的回忆，是我的生活！”

玫瑰天真无邪地开着花。蜗牛缩在他的屋子里，世界和他没有关系。

一年年过去了。

蜗牛成了泥土里的泥土，玫瑰树成了泥土中的泥土，连赞美诗中留作纪念的玫瑰也枯萎了，——可是园子里新的玫瑰树开着花，园子里爬出了新的蜗牛，它们缩在自己的屋子里，吐着涎液，——世界与它们无关。

是不是我们还要把故事从头念一遍？——它不会有两个样子的。

## 害人鬼进城了

有一个人，他一度知道许许多多的新童话，可是他说现在它们都溜掉了。那个自己找上门来的童话不再来了，不再敲他的门了：它为什么不来？是的，这一点儿千真万确。这个人有整整一年没有想它，也没有盼着它会来敲他的门。不过，它确实也没有来过。因为外面有战争，家里又有战争带来的悲伤和匮乏。

鹤和燕子长途旅行回来了。它们丝毫不考虑危险。当它们回来的时候，巢被烧掉了，人们的屋子也被烧掉了，到处乱七八糟，让大家受不了。是啊，简直是一无所有，敌人的马在古坟上踏来踏去。这真是艰难黑暗的时世，不过那也有尽头的。

现在，那个时代过去了，人们这么说。可是童话仍旧不来敲门，也没有听到有关它的什么消息。

“它大概是死掉了，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完了。”这人说道。但是，那童话是永远不死的。

整整一年过去了，他苦苦地想念着。

“那童话还会再来，再敲门的吧！”他生动地记得童话来看他的时候的许多情景。它时而年轻漂亮，简直就是春天，就像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头上戴着车叶草编的花环，手中拿着山毛榉枝，眼睛亮得就像明朗的阳光下林中深湖水的水；它时而又变成货郎，打开他的货箱，让写着诗歌和古文的丝带飘起。但是最好不过的是它变成老妈妈到来时的样子，满头银发，眼睛又大又聪慧，最会讲远古时代的故事，那是比公主用金纺锤纺线、长龙和巨蟒在外面看守的那个时代还要古得多的时代。那时她讲得那么生动，四周听的人眼前都生了黑点，地被人血染成一片黑；看起来，听起来都那么可怕，却又那么有趣，因为这发生在远古时代。

“不知道它还会不会来敲门！”这个人说道，眼睛盯着门，于是眼前、地上又生出了黑点。他弄不清楚那是血呢，还是那沉重、黑暗时代的哀纱。

他坐在那里，心里想着，莫不是童话藏起来了，就像真正古老童话里的公主一样，藏起来让人去寻找，若是被找到了，那么它便会再度辉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漂亮。

“谁知道呢！说不定它就藏在随便扔在井边上的那些干草里呢。小心！小心！说不定它就藏在书架上一本大书里夹着的一朵萎谢的花里。”

这个人走了过去，打开一本最新的书，想看个究竟。可是里面没有花，里面可以读到丹麦人霍尔格<sup>①</sup>的故事。这个人读到，那个故事是由法国的一位修道士编出来的，说那是一部小说，“被译成丹麦文出版”；说丹麦人霍尔格压根儿就不存在，也根本不会像我们歌颂过并且非常愿意相信的那样会再回来。丹麦人霍尔格和威廉·退尔<sup>②</sup>一样，都是随意杜撰的故事，不能信的。这都是有大学问的人写成书的。

“是啊，我相信我所信的东西，”这个人说道，“没有被脚踏过的地方，是不会有道路的。”

他合上了书，把它放回书架。然后，他走到窗台边上摆着鲜花的地方，说不定童话藏在有金边的红郁金香里，或者在玫瑰花里，或者在色彩鲜艳的茶花里。花瓣间有阳光，可是没有童话。

“艰难哀伤的时世的花倒是漂亮得多。但是那些花都被摘下了，都被编成花环，放进棺材里，放在那展开的旗子上。说不定童话连同那些花一起被埋到土里去了！但是花应该清楚这一点，棺材应该感觉到它，泥土应该感觉到它，每一棵生长起来的小草都应该讲到它。童话是不会死的。”

“说不定它已经来过、敲过门了。可是那时谁听过、想过它呢！人们的眼前一片昏暗，大家心事重重，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看着春天的阳光、啾啾鸣叫的鸟儿和一切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是的，舌头上没有了那些古老的、人民性的歌曲，这些歌已经和许多我们心爱的东西一起被装进箱子里去了。童话完全可能来敲过门，但是没有人听到过，没有人欢迎它，于是它又走开了。”

“我要去找寻到它。”

“到乡下去！到海滩旁的树林中去！”

乡间有一个古老的地主庄园，墙是红的，山墙是锯齿形的，塔上飘着旗子。夜莺在纤秀的山毛榉叶子下面唱歌，望着园子里繁花盛开的苹果树，以为它开着玫瑰花。这里，在夏日的阳光中蜜蜂十分忙碌，它们嗡嗡地唱着歌，围绕着它们的女皇飞着。秋天的风暴会讲那猎取野物的场面，讲一代代的人，讲树林的落叶。圣诞节的时候，野天鹅在开阔的水面上歌唱，而在老庄园里，在炉火旁，则是一种人们倾听歌声和远古传说的气氛。

这个寻找童话的人，朝着园子里一个古老角落里的一条生满野栗子树的路走去。这条路有着半明半暗的树荫，用来引诱行人。风一度曾经飒飒地为他讲过瓦尔德玛·多伊和他的女儿们。树精，也就是童话妈妈本人，在这儿给他讲过老橡树最后的梦。老祖母在世的那个时代，这里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树，现在只长着蕨和荨麻。它们散开来，掩住了被遗弃在那边的残断的石像。石像的眼窝里长出了藓苔，不过它还能像以前一样看东西。寻找童话的人却不能，他没看到童话。它在哪里？

在他上面，在老树的上面，成百只乌鸦边飞边叫：“在这儿！在这儿！”

他走出园子，走向庄子的护庄河堤，走进了桤木林里。那儿有一所六角形小屋，小屋有鸡场和鸭场。屋子中央有一位老妇人在管理一切，她准确地知道生下来的每一个蛋，从蛋里出来的每一只小鸡。但是，她不是这个人要找的童话；她可以用受基督洗礼的证书和注射证书证明，这两张证书都在衣柜里。

外面，离房子不远的地方是一座小丘，上面长着红山楂和毒豆花。这儿有一块古墓碑，是许多年以前从城里教堂的墓地里搬来的，是纪念那城市一位有名望的市议员的。碑上面刻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女儿，都叠着手，穿着打绉领子的衣服站在市议员像的周围。你可以长时间地看着这东西，似乎它对思想产生了作用，而思想又对石块产生了作用。于是这东西便讲起了古时代的事情，至少这个寻找童话的人这么认为。这次他来到这里，看到了一只活蝴蝶正歇在市议员雕像的额头上。蝴蝶的翅膀在扇动着，飞了一小段路，又落到墓碑的附近，好像知道那儿长着什么东西。那里长着一簇四叶苜蓿，一共七株并排长着。要是幸福降临的话，这个幸福就是完满的③！他把这些花都摘了下来，放在兜里。幸福和现钱同样美妙，但是一个新的、美丽的童话却要更加美妙一些，这个人这么想，然而他在那儿没有找到它。

太阳落下去了，又红又大。草地上泛起了湿雾，沼泽妇人又在煮酒了④。

那是在晚上。他独自一人站在自己的屋子里，望着园子，望着草地、沼泽和海滩。月光明媚，草地上笼罩一层蒸气，好像那是一个湖。这里一度曾是一个湖，有过关于湖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月光中显现在眼前。这时这个人

想起他在城里读过的故事：威廉·退尔和丹麦人霍尔格都没有那么回事儿，可是在民间传说中，却都确有其事，就像外面的湖一样，传说栩栩如生地在眼前。是的，丹麦人霍尔格又来了！

就在他站在那里沉思的时候，有什么东西狠狠地敲打着窗子。是只鸟吗？一只蝙蝠，也许是一只猫头鹰？是啊，虽然它们在扑打，还是不能放它们进来的。窗子自然而然地打开了，一个老妇人向这边望，看着这个人。

“怎么回事？”他说道。“她是谁？一直朝二层楼望。她是站在梯子上吗？”

“你口袋里有四叶苜蓿花，”她说道。“是啊，总共七株，其中有一株是六瓣的。”

“你是谁？”这男人又问。

“沼泽妇人！”她说道。“煮酒的沼泽妇人。我正在煮酒；酒桶上有塞子，可是有一个沼泽娃娃恶作剧，把塞子拔掉了，把它扔向园子这边，打在窗子上。现在啤酒从桶里流出来了，这可一点儿好处也没有。”

“可是请讲给我听！”这个男人说道。

“好的，等一等！”沼泽妇人说道。“现在我还有别的事要办！”于是她便不见了。

这个人正要把窗子关上，妇人又出现了。

“好了，办完了！”她说道，“不过另一半啤酒我可以留到明天再煮，要是天气适宜的话。噢，您要问什么？我又来了，因为我是信守我说过的话的。您兜里有七株四叶苜蓿，其中一株是六瓣的，它很受尊敬，它生长在大道边，是勋章荣誉的象征，并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噢，您有什么要问的吗？别像一根滑稽的尖棍子似地站着，我还得赶快去处理我的塞子和我的桶呢！”

于是这个男人问到了童话，问沼泽妇人在路上是不是看到了它。

“噫，您这蠢家伙！”妇人说道，“您的童话还不够吗？我的确相信大多数人的童话够多了。还有别的事要干的，要为别的事操心。就连孩子们都不再要那些东西了。还是给小男孩一支雪茄，给小姑娘一条有硬边的裙子吧！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听童话，算了吧！确实有别的事情要操心，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的！”

“您这是什么意思？”这个人问道。“您对世界知道些什么？您整天见到的只不过是青蛙、害人鬼罢了！”

“是啊，请您当心害人鬼！”妇人说道，“它们出来了！它们挣脱跑掉了！要是您到沼泽地我那里去，我必须在场，我可以把一切都向您讲清楚。趁您的七株四叶苜蓿包括那株六瓣花叶的苜蓿还新鲜，趁月亮还高高在天上，请您快一点来。”沼泽妇人不见了。

钟塔的钟声敲十二点，还没有敲到最后一响，这个人已经来到院子里，

走出园子，走到草地上。雾已经散了，沼泽妇人停止煮酒了。

“这么久才来！”沼泽妇人说道。“巫婆就是比人快，我真高兴我生来就是巫婆。”

“现在您要对我讲什么？”这个人问道。“是关于童话的事吗？”

“除了童话，您就不能问点别的什么吗？”妇人说道。“那么您能讲的是不是关于未来的诗的问题呢？”这人问道。

“别那么夸夸其谈吧！”妇人说道，“我回答您吧。您只想着诗。您问童话，就好像她是主管一切的夫人一样！她诚然是最年长的，可是她总是觉得自己很年轻。我很清楚她！我也曾年轻过，那并不是什么幼稚病。我曾经是一个很水灵的妖姑娘，跟别人一起在月光下跳舞，听夜莺歌唱，到森林去会见童话小姐，她总是在那边到处乱跑。她一会儿跑到一朵半开的郁金香或者是一朵草花里去过夜；一会儿溜进教堂去，藏在从祭坛烛火前垂下的哀纱里！”

“您的消息真有趣！”这人说道。

“我知道的东西毫无疑问和您知道的一样多！”沼泽妇人说道。“童话和诗，是啊，那是一路货色！它们想躺在那里便躺在那里。它们的所为和所说，人们是可以跟着编，甚至会编得更好更便宜。您可以一个大子儿不花从我这里拿去：我有满满一柜子装了瓶的诗。还都是精髓，诗之精华；又都是草药，有甜的有苦的。我有一瓶瓶人们对诗各自所需求的一切，可以在假日洒点在手帕上让人闻。”

“您说的这些都是极奇妙的事，”这人说道。“您有瓶装诗吗？”

“多得怕您受不了！”妇人说道。“您当然很清楚那个关于为了不弄脏自己的鞋子，踩在面包上走的小姑娘的故事<sup>⑤</sup>？那个故事是口头流传并被印成书了的。”

“那是我自己讲的。”这人说道。

“好的，那您是知道那个故事的了，”妇人说道，“知道那姑娘一直沉到了地下的沼泽妇人那里了，那正是魔鬼的老祖母到酿酒坊串门的时候。她看见了沉落下去的那个小姑娘，便把她要去做柱子底座，算是来串门的纪念，她得到了她。我得到了一件对我毫无用处的礼物，一个旅行药柜，柜子里装满了瓶装诗。老祖母告诉我那柜子该摆在什么地方，它现在还在那儿。瞧！您知道您兜里有七株四瓣苜蓿，其中一株是六瓣的，所以您一定能看见那柜子。”

的确，沼泽的正中有一棵粗壮的桤木，那就是老祖母的柜子。她说道，它朝沼泽妇人，朝世界各国和各个时代敞开着，只要他们知道柜子摆在什么地方。这柜子从前面、后面，从每一面和每一角都可以打开，是一件非常精致的艺术品，可是看上去只不过像一棵老桤木。

所有国家的诗人，特别是我们自己国家的，都是在这里造就的。他们的灵感都经过仔细琢磨、评估、创新、浓缩之后才装进瓶子里去的。老祖母用人们的极大的本能，这是人们不愿说天才时用的字眼，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或者那个诗人的原始灵气加上一点儿鬼才，装进瓶子，于是她便有了供将来用的瓶装诗。

“让我看看！”这个人说道。

“可以，不过还要给您讲讲更重要的东西！”沼泽妇人说道。

“可是我们已经到了柜子旁边了呀！”这个人说道，他往里面望了望。“里面有大小不同的各种瓶子。这里面装的是什麼？那里面又有什么？”

“这是人们所谓的五月香！”妇人说道，“我没有试过它。可是我知道，只要洒一点点儿到地上，马上便会出现一个美丽的林中湖泊，长着睡莲、水芋和绉叶留兰香。只要洒两滴到一个旧练习本上，即便是最低班的，本子便会变成一部完整的芳香喜剧。人们完全可以上演它，也可以被它催眠睡去。瓶子上写着‘沼泽妇人酿造’，这是对我最大的恭维了。”“这儿有丑闻瓶。看上去里面只是装了些脏水，的确是一些脏水，可是里面掺了城市闲言碎语的发酵粉。三份谎言，两份真话，用一根桦树条搅混在一起。这树条子不是用盐水浸泡过，沾着被抽打得体无完肤的犯人的鲜血的那种尖条，也不是校长的教鞭。不是，是从扫街的扫帚上取下来的。”“这儿有虔诚的诗的瓶子，这些诗模仿着赞美诗的腔调。每一滴都能发出碰撞地狱之门的声音，是用刑罚的血和汗做成的。有人说它只是鸽子的胆汁，可是鸽子是最虔诚的动物；不懂自然史的人说它们没有胆。”

“这是瓶子中最大的瓶子。它占了半个柜子：装满家常故事⑥。它是由猪皮和膀胱包着的，因为它经不起自己力量的丧失。每个民族用自己的办法来翻转瓶子，就可以配出自己的汤来。这里有古老的德意志血汤，里面有强盗丸子，也有小农清汤，汤里有真正的御前参事，像一丝丝的根沉在汤底，上面浮着哲学肥眼。有英国管家汤和法国柯克⑦式的鸡腿和麻雀蛋肉汤，用丹麦话说是康康舞汤。可是最好的汤还要算哥本哈根汤。家里人这么说。”

“这儿有装在香槟酒瓶里的悲剧⑧。它会爆炸，它也该爆炸。喜剧像撒进眼里的细沙，也就是说精致的喜剧；粗糙一些的也有，但只是一些待用的招贴广告，上面剧名印得最醒目。有许多很好的喜剧剧名，如《你敢朝机器吐唾沫吗？》，《一记耳光》，《可爱的驴》和《她烂醉如泥》。”

这个人看到这些不觉沉思起来。可是沼泽妇人想得更远一些，她想把这事告个段落。

“您该看够了这货柜了吧！”她说道，“现在您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了。但是您应该知道的更重要的东西，您还不知道呢。害人鬼进城了！那可比诗和童话重要得多。现在我该住嘴了。不过好像有一股力量，有某种命运，



有某种无可奈何的东西堵着我的嗓子，得把它吐出来。害人鬼进城了，它们挣脱束缚了。当心它们，你们这些人！”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这个人说道。

“请坐到柜子上！”她说道，“可是别跌了进去把瓶子压碎，您清楚里面都是些什么。

我给您讲那件大事情；那不过是昨天的事，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还可以过三百六十四天。

一年多少天，您大概是清楚的吧？”

沼泽妇人讲了起来。

“昨天这沼泽地可热闹极了！这里有一个儿童宴会。这儿生下了一个小害人鬼，实际上有一窝，一共是十二个。要是它们愿意的话，它们肯定可以像人一样，在人群中间转来转去，指手划脚，就好像它们生来就是人一样。这是沼泽一带的一件大事。沼泽地上，它们像小烛光一样，在草地上跳起舞来。所有的害人鬼都在，也有女害人鬼，不过它们不在谈论之列。我坐在那边的柜子上，十二个新生下来的小害人鬼都坐在我的膝上。它们一闪闪地就像是萤火虫。它们已经开始跳了，每过一分钟，它们就长大一点儿。因此不到一刻钟，它们看上去就像它们的父亲或者叔叔一样大了。有一条古老的惯例和特殊规定，如果月亮照得和昨天一样，风刮得和昨天一样，那么在那个时刻生下来的所有的害人鬼便都有权变成人，每位都可以在一年内行使它们的权力。害人鬼可以跑遍全国，而且如果它不害怕掉到海里或是被风暴吹跑的话，它还可以跑遍全世界。它们可以一下子钻到人的身体里去，替代他讲话，替他做各种动作。害人鬼可以变换任何一种形像，变成男人或者女人，以他们的神态行事，但必须按照自己的外貌把它想做的事都做出来。不过一年中它要懂得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大规模地引入歧途，把他们从真理和正确的道路上引开。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害人鬼便算取得了它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成为为魔鬼华贵专车开道的侍从。它可以穿上深黄的闪光衣服，从嗓子里喷出火焰来。这是普通害人鬼垂涎渴求的。不过一个贪心的害人鬼想扮演这个角色，也有危险和很大的麻烦。若是一个人的眼睛看清了它是什么，便能把它吹掉，那么它便完了，只得回到沼泽地来。若是一年没有结束，害人鬼渴望回家探望家人，放弃了自己的事，那它也就完蛋了，不再闪闪发光，很快就会熄灭，再也燃不起来。如果一年结束，它还没有能够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引入歧途，引离一切美好的事物，那么它便会被判罚监禁到朽木里，呆在里面闪光而不能动弹。这对活泼的害人鬼来说，是可怕的惩罚。这些我都知道，统统告诉了坐在我膝上的那十二个小害人鬼，它们听了个个都快活得发疯了。我对它们说，最保险的办法是放弃这种荣誉，什么也不干。这些小害人鬼不愿意，它们想着自己已经浑身焦黄闪亮，嗓子吐火了。‘和我们呆在一

起吧！’有几位年纪大的说道。‘去戏弄人一番！’另外有的这样说。‘人们把我们的草地的水都抽干了⑨，他们排水，我们的后代怎么办！’”

“‘我们要喷火！’那些新生出的害人鬼说道。于是便这样定了。”

“于是这儿开始了一分钟舞会，不能再短了！精灵姑娘对着别的精灵转了三圈，为了不让人觉得了不起；除此之外，她们完全是和自己跳舞。接着便分发教父礼物：就是人们说的‘打水漂’。礼物像硅石似地飞过沼泽水面。每个精灵姑娘又分发了她们的一小片薄纱：‘拿着！’她们说道，‘这样你便立刻会跳更高级的舞了，在紧要关头也可以做那些摇摆、转动的动作了。你就有了恰当的风度，可以在最高贵的社交活动中露面了。’夜渡鸦教每个年轻的害人鬼说，‘好哇，好哇，好哇！’告诉它们在哪些最合适的场合说这些话，这是最有价值的礼物。猫头鹰和鹤也提了一些意见。不过它们说，这不值一提，所以我们也就不提了。国王瓦尔德玛正要到沼泽地这一带来打猎，他们那帮老爷听说这里灯火辉煌在举行宴会，便赠送了一对漂亮的狗作为礼品。这两只狗打猎时跑起来可以追风，而且可以驮上一个甚至三个害人鬼。两个老梦魔，它们是靠骑个什么东西度日的，也参加了昨天的儿童宴。它们马上讲起自己钻钥匙孔的法术，有了这种法术，所有的门对你都是敞开的。它们还提出可以把那些年轻的害人鬼带进城去。它们对城里很熟悉。它们通常是骑在自己打成结的长鬃上飞过天空，这样可以坐得硬实一点儿。不过现在它们各自骑在一只凶野的猎狗身上，那些打算进城去迷惑人、引人入歧途的年轻害人鬼坐在它们的膝上，——呼哧！它们都不见了。这都是昨夜的事。现在害人鬼进城了，它们开始行动了。可是怎么行动，用什么办法，是啊，您说吧！有一根根气候的线穿过我的大脚趾，它总能告诉我点什么的。”

“这简直就是一篇完整的童话。”这个人说道。

“是啊，这只不过是一篇童话的开头，”妇人说道。“您能告诉我害人鬼现在怎样闯来闯去，怎样干的吗？它们变成什么形象来骗人入歧途呢？”

“我完全相信，”这人说道，“可以写一大部关于害人鬼的长篇小说，分成十二卷，每卷讲一个害人鬼。或者，说不定更好一点儿，写成一部民间的大众化的戏剧。”

“那得由您来写，”妇人说道，“要不然就算了。”“是啊，那样更好、更舒服。”这个人说道，“这样便不会被束缚在报纸里了。被束缚在报纸里常常就和一个害人鬼被关在一根朽木里一样难受，有闪光，可是连一个字也不敢说。”“对我全一样，”妇人说道，“不过还是让别人，让那些能写和不能写的人去写吧！我给您一个我的桶上的旧塞子，它可以打开盛着瓶装诗的柜子，他们可以从那里拿他们要的东西。可是您，好先生，我似乎觉得您的指头已经被墨水染得够黑的了，并且已经到了不必每年到处去找童话的年纪，已经清醒了，现在这里有重要得多的事要干。您看来已经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

了吧！”

“害人鬼进城了！”这个人说道，“我已经听到了，明白了！可是您要我做些什么呢？要是我看见而且告诉人们说：瞧，在那华贵的衣服里有一个害人鬼在作祟，您知道，我准得挨一顿揍——！”

“连裙子里也有！”妇人说道。“害人鬼可以变成一切形象，钻到任何地方。它跑得进教堂，可不是为了上帝，说不定它是要钻进牧师的体内！它可以在选举日发表演说，不是为了国土和国家，而是为了它自己。可以变成摆弄颜色的艺术家或是舞台上的艺术家，但是，假若他一朝有权在手，那么什么绘画艺术，什么表演艺术，全都完了！我讲了又讲，唠叨半天，我得把堵住我嗓子的东西清出来，这害了我自己家人。可是我现在要做人类的拯救者了！实在并不是出自善心好意，或者为了得上一枚奖章。我做了我能做的最胡闹的事，我对一位诗人说这些，于是便满城风雨，人人都知道了。”

“城里谁也不把这放在心上！”这个人说道。“任何一个人不会为此感到不安。当我以极严肃的态度认真地对他们说‘害人鬼已经进城了，沼泽妇人说，你们要当心’时，他们都以为我是在讲童话呢！”

题注关于害人鬼的迷信，详见《妖山》注1。

①《丹麦人霍尔格》虽是丹麦故事，最初却出现在中世纪的法国。参见《丹麦人霍尔格》。

②关于威廉·退尔的故事见《教堂古钟》注9。下面说的有大学问的人，安徒生指的是一位叫腓德烈·席恩的学者，他说退尔的故事是北欧人的虚构，否认历史上有其人。

③苜蓿一般是三叶的，四叶苜蓿是很罕见的。丹麦有迷信，说找到四叶苜蓿的人便有完满的幸福。

④沼泽妇人煮酒的迷信，见《妖山》注3和《踩面包的小姑娘》。

⑤指《踩面包的小姑娘》的英娥，详见该文。

⑥见《幸运女神的套鞋》注19。

⑦德意志血汤、英国管家汤和法国柯克式的鸡腿都是指这些国家的通俗文学。柯克指保罗·德·柯克（1793—1871），专门写巴黎生活中琐碎事小说的作家。

⑧安徒生在1865年4月17日的日记中记述当时一家地方报纸对哥本哈根崇尚无聊戏剧提出批评。这里指的便是那些低劣戏剧。

⑨丹麦于19世纪50年代开始治理沼泽。当时将许多沼泽地的水抽排掉，并将其改为良田。

## 风磨

山坡上有一座风磨，看去很不可一世，他自己也觉得了不起：

“我一点儿也不骄傲！”他说道，“不过我很亮，很知书达理，外表内心都如此。太阳和月亮我可以外用，也可以内用。而且除此之外，我还有混合油烛、鱼油灯和油脂烛。我敢说我心明眼亮；我是会思考的生灵，体形匀称，令人高兴。怀里揣着一块很好的磨石。我有四个翅膀，它们长在我的头上，就在帽子下面。鸟儿只有两只翅膀，还需把它们背在背上。

我生来是荷兰人，从我的体态就可以看出：一个漂泊的荷兰人<sup>①</sup>！它被认为是超自然的，我知道，可是我却很自然。我腰上有走廊，最底下一层有居室，我的思想便装在那里。我的最强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被别的思想称之为：磨坊工。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他高高地站在麦粉麦麸之上。不过他也有自己的伴儿，人家把她叫做阿妈，她是我的心。她从来不倒着跑，她也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她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她温和得像一丝微风，强壮得像一阵狂风。她懂得怎么待人接物，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她是我的温柔的‘思想’，老爹是我的强硬的‘思想’；他们是两个同时又是一个，他们以‘我的另一半’相互称呼对方。他们两个还有小子：都是会长大的小‘思想’。小子们尽胡闹。不久以前，我曾经认真地让老爹和他的徒弟检查一下我怀里的磨石和轮子，我很想知道它们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的内部有了点毛病，谁都应该检查检查自己。这时，小子们胡闹了起来，样子非常可怕，对像我这样一位高高立在坡上的人来说，这很不成样子：你应该记住你是站在众目睽睽的地方。名声这东西是别人对你的看法。可是，我要说什么呢，小子们一阵可怕的胡闹！最小的一个一直爬到了我的帽子里喊叫，弄得我怪痒痒的。小‘思想’会长大，这我是知道的。外面也有‘思想’跑来，它们不完全是我这一族的，因为我谁也没有看到，除了我自己之外。那些没有传出磨盘转动声音、没有翅膀的屋子，它们也有思想。它们跑到了我的‘思想’里来，和我的‘思想’订了婚，就像通常说的那样。这太奇怪了！是啊，真是非常奇怪。我身上，或者说我的身体里起了某种变化：磨的结构似乎变了！就好像老爹换了另一半了，找到了一个性情更加温和，更可爱的伴儿，很年轻，很虔诚，不过还是原来的，是时间使得她变得更柔和更虔诚。叫人不痛快的事儿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使人十分舒服。日子一天天过去，新的日子又来到了，总是更加光明更加舒心。可是，是啊，千真万确，有一天我完了，完全结束了：我要被拆除掉，给我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磨坊。我结束了可是又继续存在着！完全成了另外一个，可又是同一个！要我明白实在困难，不管太阳、月亮、混合油烛、鱼油烛和油脂烛把我照得多么心明眼亮！我原来的木材和砖块要重新从地上竖立起来。我真希望我能保留住我的老‘思想’：磨坊的老爹、阿妈、大大小小，全家，我叫他们全体，一体，却又那么多，一

整个的思想连队，因为我不能没有他们！我自己也要存下来，保存怀里的磨盘，头上的翅膀，肚皮上的走廊。否则我自己就会认不出自己来了，别人也就会认不出我来。他们再不会说，要知道山坡上有磨坊，看去很不可一世，可一点儿也不骄傲。”

磨坊讲了这么一大堆，它讲的比这还要多，但是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日子来了又去了，昨天是它的末日。

磨坊起火了。火焰窜得老高老高的，窜出窜进，把木梁木板都舔光、吞掉。磨坊塌了，只剩下了一堆灰。起火的地方冒着烟，风把烟吹走了。

磨坊里活的东西都还在，这事故没有损伤他们，倒是因祸得福。磨坊一家，一个魂灵，许多“思想”，但仍然只是一个思想，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更加美好的磨坊，可以提供服务，它和旧的完全一样。大伙儿说：要知道山坡上有风磨，看去很不可一世！不过这座新磨坊里面设备更好，更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它前进了。那些旧木料都是被虫蛀过的，都是腐朽了的，现在已经化为灰烬了；磨坊躯体不像他想的那样重新立起。他太抠字眼了，不应该从字眼上看待事物。

①漂泊的荷兰人是一个古老的美丽的故事。说的是一个荷兰人因向上帝挑战，被放逐永远漂泊，直到他遇到一个能真正喜爱他的姑娘，这个荷兰人乘着“漂泊的荷兰人号”船不停地漂泊。后来他虽然得到了爱情，但由于复杂的纠葛，他未能在活着的时候与钟情于他的姑娘结婚。但他得到解脱，和爱他的姑娘双双升天。伟大的作曲家瓦格纳将传说故事写成了著名的歌剧《漂泊的荷兰人》。

## 银毫子

有一个银毫子，他亮锃锃地从造币厂里走出来，蹦蹦跳跳、丁丁当当，“好哇，我要到大世界去了！”这样他走进了大世界。

孩子用温暖的手紧紧握着他，贪婪的人用冰冷粘湿的手抓着他；老年人把他翻来覆去地看，年轻人则一下子就把他花掉。这个毫子是银做的，掺的铜很少，来到世界上现在已经一整年了，也就是在铸造他的那个国家里转来转去一年了。后来他到外国旅行去了，他是那位要到外国旅行的主人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在他拿到他之前，并不知道还有这枚钱。

“我竟然还留下一枚家乡的钱！”他说道，“可以带上他一起去旅行！”当他把银币放回钱袋里去的时候，银毫子高兴得蹦蹦跳跳、丁当乱响。在袋里他和外国伙伴呆在一起，那些外国伙伴来来去去，一个让位给另一位，可是家乡带来的这枚银毫子总是呆在里面，这是一种荣誉。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银毫子到了世界很远的地方，自己却一点儿不知道到了哪里。他听别的钱说，他们是法国的，是意大利的；一个说他们现在在这个城市，另外一个说，他们在那个城市；可是这枚银毫子却想象不出都是些什么地方。当你总是呆在袋子里的时候，你是看不见世界的，他的情形就如此。不过有一天，当他呆在那里的时候，发现钱袋没有捆紧。

于是他悄悄爬到钱袋口上，想往外看看。他很不该这么干，可是他很好奇，他遭罚了——他滑出钱袋掉进裤兜里。当晚上钱袋被取出放在一旁的时候，银毫子留在裤兜里了。他在裤兜里躺着，和衣服一起被送到了走廊里；他一下子掉到了地上；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到。

清晨衣服被送进来。先生穿上衣服，走了。银毫子却没有跟着走，他被人发现了，又该为他人服务了，他和另外三枚钱一起被用了出去。

“在世界上到处瞧瞧倒是真不错！”银毫子想道，“了解到一些别人、别的风俗习惯！”

“这是一枚什么钱，”马上就有人这么说道。“这钱不是这个国家的！是假的！不好使！”

是啊，这就开始了银毫子后来自己讲的故事。

“假的，不好使！这念头闪过了我的脑际，”银毫子说道。“我知道我是上等银子铸的，声音也很正，铸上的印记也是真的。他们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不可能是我，可是他们说的正是我！就是我，他们说是假的，不好使！‘我得趁黑把它使掉！’拿到这文钱的那个人说道。于是我便被人趁黑使掉，白天又被人骂了一通，——‘假的，不好使！我们得设法用掉它’”。

银毫子每次在人的手指中要被当本国钱转手用掉的时候，他总是浑身发抖。

“我是多么可怜的银毫子啊！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铸印，在它们都没有意义的时候，对我有什么用呢！世界相信你，你对世界才有意义。我本来是完全无辜的，只是因为我的长相与众不同便这么背时，让我心不得安宁，偷偷摸摸走罪恶的道路，真是可怕极了！——每次人家把我拿出来，我总要在那些注视着我的眼睛面前惴惴不安。我知道，我会被人甩了回来，被扔到桌子上，就好像我在撒谎在欺诈一样。“有一回，我落到了一个可怜的穷苦妇人的手上。她是靠每天辛勤操劳，作为一日的工资挣到我的。可是现在她根本无法把我使掉，因为没有人要我，我真为她感到不幸。

“这下子我得拿它去骗人去了，’她说道。‘留一枚假钱，我可受用不起。可以给那个有钱的面包房老板，他能受用。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做法都是不对的。’”

“得，这下子是我污染了这个妇人的良心！”银毫子叹息道。“上了年纪，我的变化当真就这么大吗？”

“妇人去了有钱的面包房老板那里，但是他太会辨认市上流通的钱币了。他没有让我呆在我应该呆的地方，而是一下子把我扔到了妇人的脸上。她因此没能用我买到面包，我为我成为一枚引起别人苦痛的钱币而感到由衷的内疚。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快乐，那么自信，对我的价值、我的铸印那么深信不疑。我变得忧郁起来，一枚可怜的银毫子在没有人要的时候能多忧郁，我便多忧郁。不过妇人又把我拿回家去，她诚恳地看着我，很温和，很友好。

‘不，我不拿你去骗人！’她说道。‘我要在你身上打个洞，让大家都看得出你是一枚假钱，——可是——我又觉得，——你也许是一枚吉祥币。是的，我相信是的！我有这个想法。我在银毫子上打一个洞，在洞上穿一根线，戴在邻居小孩的脖子上，当一枚吉祥币。’“于是她给我打了一个洞。身上被打洞总是不好受的，可是如果用心是好的，那么你便可以忍受许许多多。我被穿上了一根线，成了一种挂着的勋章，戴在那个小孩的脖子上。小孩笑眯眯地望着我，亲吻我，我整夜贴在小孩的温暖、天真的胸前。

“到了清早，她母亲把我拿在她的指间，看了看我，有了她自己的想法，我很快便感觉到了。她找来了一把剪刀，把线剪断了。

“‘吉祥币！’她说道。‘好吧，让我们看看！’她把我放进醋里，于是我浑身变成绿的。接着她把洞补上，擦了擦，趁黑到卖彩票的人那儿，买了一张会给她带来好运的彩票。

“‘我太痛苦了，我浑身疼痛，就像要炸了似的。我知道我会被说成是假的，当着一大堆有可靠印记的银毫子、铜钱的面被挑出来。但是，我混过去了。卖彩票的人那里有许多人；他忙得不可开交，我和其他的钱币一起丁丁当当地落到了钱匣子里。用我买的那张彩票是不是中了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第二天我便被人认作一枚假钱搁到一边，被继续拿去一遍遍地骗人。自己的品格本来是高尚的，这样骗来骗去真是叫人受不了。我对自己的品行是不会有怀疑的。

“‘在整整一年里，我就这样从一只手转到另一只手，从这家转到那家，总是被人咒骂，总是被人恶眼相看。没有人相信我，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世界。这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最后有一天来了一位游客，我自然是混进他手里的，他对我是市上流通的银币深信不疑。可是后来他要把我用出去的时候，我又听到了那种喊声：‘不好使！假的！’

“‘我是当作真的得到它的，’这个人说道，然后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于是他满脸笑容，这面孔与众不同，以前我没有见到过，‘怎么搞的，是怎么回事？’他说道。‘这可是我们自己国家的钱呀，一枚家乡货真价实的银毫子，它被人打了一个洞，说是假的。真是有趣！我得把它保留起来带回家去！’

“‘欢乐一下子流遍了我的全身，我被人称作是货真价实的银毫子，要被人带

回家去。那里人人都认得我，知道我是上等银子铸成的，有着真实的铸印。我真想冒出些欢欣的火星，可是我没有那种能耐。钢有那个本事，银子没有。

“我被包在一块精致的白纸里，免得和别的钱币混在一起使掉。只是在团圆时刻，家乡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才把我拿出来让人看，受大家称赞。他们说我很有趣。一个人可以一言不发而被人称为有趣，这太妙了！”

“接着我便回到老家！我的一切苦难都过去了，我的快乐开始了。要知道我是上等银子铸的，我上面有真正的铸印。被人看成是假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洞再也不使我痛苦了。只要你不是假的，这又有什么关系！一个人得忍耐，到时自有公道的！这是我的信仰！”银毫子说道。

## 伯尔厄隆的主教和他的亲眷

我们现在在日德兰北部，在荒野沼地的另一边。我们可以听到“西海岸的呜呜声”，听到浪花翻滚的声音，离我们很近。不过在我们眼前是一个很大的沙冈，我们早就看见这东西了，我们的车子朝着它奔去。在深厚的沙地上，车子走得很慢。沙冈上有一座很大的旧庭院，那是伯尔厄隆修道院，它最大的一翼现在仍是教堂。这天晚上我们到了那里，天虽然很晚，但天色明朗，光明夜晚的季节。你可以看到四周很远的地方，可以穿过田野和沼泽望到奥尔堡海湾，望过矮树丛生的地带和草原，一直望到那深蓝色的大海。

我们已经到了那边，现在我们正从仓库房屋之间慢慢穿过，拐来拐去，从大门走进那座古堡。这里椴树沿着墙成行地排着，墙为树挡了风雨，所以它们长成了大树，枝子几乎盖住了窗子。

我们顺着石头铺的螺旋台阶走了上去，穿过木梁屋顶下的长廊。这里风的呼啸声很奇怪，无论外面还是里面，你真搞不清它到底在哪里。于是人们便说了起来——是啊，当一个人心中很害怕，或者想搞得别人害怕的时候，他讲出很多理由或看出很多理由。人们说，那些古老的灭亡了的教规便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进了教堂，到唱圣诗的地方，你可以从风的呼呼声中听到它。这样一来，你的心情便被它搞得很奇怪，你便想着古代——想着想着，你便回到了古代。

——海岸上有船遇难，主教的下属都跑到那儿去了，对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毫不留情；海水冲洗掉了从被击碎的头骨里流出的鲜血。遇难船上的货物成了主教的。东西真不少，海水冲来了一只只酒桶，满装着价值昂贵的酒，这些都到了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而里面原来已经装满了啤酒和蜜水；厨房里堆满了宰好的牲畜、香肠和火腿；外边的水潭里，肥胖的鲫鱼和鲜美的鲤鱼游来游去。伯尔厄隆的主教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他有土地，



而且还想霸占更多；人人都得对这位奥鲁夫·格洛勃低头。在曲镇那个地方，他的一位富有的亲属死了。“亲人对亲人最糟糕”<sup>①</sup>，这话对那边的那位遗孀可成了真理。她的丈夫拥有除去教会的地产以外的全部土地。她的儿子在异国他乡。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便被送去学习异国风俗习惯，那是他的志向。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说不定他已经躺进了坟墓，永远也不会回家来管理他母亲掌管的这些财产了。

“什么，让一个妇人来管理？”主教这么说。他送信要召见她，传她到议事会。可是这帮得了他多少忙呢？她从不触犯法律，她正当地行使着自己的合法权利。

伯尔厄隆的主教奥鲁夫，你在打什么算盘？你在那张空白的羊皮纸上写下些什么？你在盖了火漆印并用带子扎好的那封信里悄悄地写了些什么？为什么又让驿马差人和仆人带上它出国，跑到了远远的教皇城市去？

这是落叶的时节，也是海上多难的时节。严冬马上到了。已经回来两拨人了，最后这次驿马差人和仆人在众人的欢迎中回来了。他们带着教皇的信从罗马回来了，这是一封谴责胆敢冒犯虔诚的主教的那个寡妇的信。“谴责她和她所有的一切！把她从教会和教徒中赶出去！谁都不应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亲属和朋友应该像躲避瘟疫和麻风病一样避开她！”“不屈从的必须摧毁！”伯尔厄隆的主教说道。

他们都远避她，但是她并不避开自己的上帝，他是她的保护人，是救助她的人。

只有一个老仆人——一位老女仆对她很忠心。她和她一道去耕地。谷粟长起来了，尽管土地是受过教皇和主教的诅咒的。

“你这个鬼东西！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旨意！”伯尔厄隆的主教说道，“现在我要使用教皇的手压住你，让你服从诏令，接受审判！”

于是，她把她最后的两头公牛套在车上，然后和女仆坐上去，走过荒原，离开了丹麦的国土。她来到讲外语，有异国风俗的异国人中，成了那里的异国人。她们走得很远很远，到了一片葱绿山丘堆成的、长着葡萄的大山。四处漂泊的商人来来往往，他们从装满货物的车子上恐惧地四下张望，害怕强盗匪徒来袭击。这两位妇人乘着由两头黑公牛拉着的破车，放心地行驶在那不安全的崎岖道路和密林中，来到了莱茵河中部国家。她在这里遇到了一位仪表不凡的骑士，后面跟着十二个全副武装的随从。他停住，望着这辆奇怪的车子，问这两位妇人旅行的目的，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于是年纪轻一点的那个妇人提到了丹麦的曲镇，讲述了自己悲伤而苦难的遭遇。不过这一切很快便成了过去，上帝作了这样的安排。那位骑士正是她的儿子。他把手伸给她，拥抱她。母亲哭了。她多年来没有哭过了，而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直到鲜血流了出来。